

张炜〇著

茅盾文学奖  
“五个一工程”奖  
“中国好书”获得者  
张炜作品

# 张炜致少年

ZHANG WEI ZHI SHAO NIAN

## 狐狸老婆



穿行在神秘的海边林野  
探索万物的心灵世界

这是一位作家探寻文学魅力的发现之旅  
这是一颗不老童心「致少年」的成长之书



全国百姓图书出版单位

A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炜  
致少年

狐狸老婆婆

张炜  
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狸老婆 / 张炜著. — 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6  
(张炜致少年)  
ISBN 978-7-5397-9528-7

I. ①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－中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7359 号



ZHANGWEI ZHI SHAO NIAN HULI LAOPO

张炜致少年·狐狸老婆

张 炜 著

---

出版人:张克文 策划:何军民 张 怡 责任编辑:宋丽玲  
封面设计:于青 责任校对:武军 责任印制:田航  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1984@163.com  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  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h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  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  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  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  
印 制: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5 插页:6 字数:82 千字  
版 次: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8-7-5397-9528-7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## 目录

一支队伍 /1

吓人的计划 /11

狐狸老婆 /20

探营 /28

深入老穴 /35

智斗 /43

齐刷刷的烟斗 /51

仇深似海 /58

瓜干和酒 /66

捉鱼六法 /74



抽烟老行家 /83

半夜鱼铺故事多 /91

它们不胜烟酒 /100

买卖公平 /107

也算报仇 /114

抽烟老行家 /122

玉石眼大醉 /129

大火球 /137

早晨 /144

告别夏天 /151

## 一支队伍

大海滩上丛林茂密，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河汊，有无数稀奇古怪的动物和人。这里发生的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，是永远也说不完的。

“不玩不知道，一玩吓一跳”，没有在林子里好好玩过的人，有些怪事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在林子里经历的那些事情，有时真的像大人们说的那样，要“硬着头皮干”，也就是说要冒点生命危险——不要说我们，就是他们讲起大海滩上发生的一桩桩奇事，也免不了要龇牙咧嘴，

一看就知道他们当时被吓坏了！

正因为危险，所以我们只要进入林子深处，少不了就要结成一帮一伙的，绝不敢单走独行。那些敢于独来独往的家伙，大半都是满脸凶气的猎人，他们仗着肩上有枪，身上有杀气，所以胆子忒大。

人如果一辈子在林子里转悠，那肯定会知道许多秘密。有非常人的经历，连看人的眼神都不一样呢。比如那些常年住在林子里的看林人，他们和古怪的野物精灵交往久了，打眼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

这些人个个都很怪，反正和村里人不一样。他们当中，有的其实早就在暗中和野物结成了一伙——这个秘密以后再说。

不过只要我和好朋友老憨在一起，只两个人就敢往林子深处钻。但这要是大白天，一到了晚上就不行了——那时候树影一簇簇把星月遮住了，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，就等着出事吧。

所以无论是园艺场还是周围村庄的孩子，哪个都不敢轻易到林子深处去，他们总想找我们这样胆大的

人结伴儿。

老憨说：“学校一放假，咱就把队伍拉起来吧！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每年夏天，周围的矿区村子以及园艺场，一群群孩子都要结成一帮一伙的，这就形成了不同的队伍，成天活动在林子里、大海边上。

队伍之间动不动就冲突起来，有时打得可凶呢。

可见夏天是最危险的日子。可能因为太阳火辣辣的，人给晒得心痒手痒，总忍不住想干点什么吧。打、打，打上一个夏天。关于打架的故事真是太多了，说也说不完。有些打斗是要动家伙的，所以头破血流是常事，过了很久以后回想起来还会后怕呢。

尽管这样，我们最喜欢的季节还是夏天。

一到了夏天，家里大人就提心吊胆的。爸爸妈妈总是担心我在外边弄出什么事。妈妈一遍遍叮咛：“好孩子，千万不要招惹人家，不要出事啊。”

“不会的，肯定不会的！”

我的回答总是十分干脆，这反而让爸爸生疑。他盯着我，像要把我心里的诡计盯穿。我赶紧吹起口哨，

逗弄一下猫和狗，装作没事人一样。

其实我那会儿想的是，我和老憨就要带一支队伍了，这事儿可不能耽搁，因为我们不甘心让这个夏天白白溜过去。

跟我们关系最铁的就是破腚和三狗，他们二人是老憨的崇拜者；还有园艺场老场长的外甥李文忠——这家伙斯斯文文，有点呆，不过最听我的话。

另外有几个家伙，他们到了夏天要和海边拉渔网的人在一起，但偶尔也会加入我们的队伍。

这样，我们的队伍人数最多时有十五六个，它虽然不是海上最大的一支，却算得上是最强的一支了。

老憨背了一杆像模像样的枪，可惜只是个放不响的摆设，尽管看上去挺威风的，但日子长了也就没人当回事。

去年夏天我们与一支队伍冲突起来，对方倚仗人多，让我们吃了一场结结实实的败仗：老憨的头给打破了；三狗的屁股本来就疤痕累累，那一回又挨了十





几棍子，肿得不成样子。队伍之间动手厮打的原因很多，如掏鸟捉鱼逮野兔时，难免就要撞到一块儿，磕磕碰碰；就连唱歌吹口哨这类小事，弄不好也要惹恼对方。反正大家闲着没事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起来。

有了队伍就要打仗，不打仗要队伍干什么？打完了仗再和好，这也很有意思，反正一点都不难做。

怕就怕真的积起深仇大怨，那样麻烦可就大了。比如同伴受了重伤、因为参加打斗被家长狠狠揍过——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两帮人整整一个夏天都难以和好，而且十有八九要相互盯紧，变成海滩上的一双“对头”。

夏天里，还是应该有个“对头”才好，因为这样一来也就热闹了。这时候虽然危险了一点，但是整个假期会因此而变得轰轰烈烈，绝对不会白过。

眼下这个夏天有点怪，它从一开始就懒洋洋的。也许是去年夏天打得太凶，家长管得太严，所以不少人也就缩回去了。看看吧，直到现在，小半个夏天都快过去了，还是找不到一个像样的“对头”。这事看来有

点麻烦。

老憨试着挑衅过邻村的几个孩子，他们的反应都不太起劲儿。真是怪啊，大家的脾气都变得比以前好多了。这也够烦人的。

“可能是他们有别的事，再不就是家里逼着他们一天到晚干活，没工夫好好玩一场了。”老憨说。

我却认为主要原因是对方给打怕了——去年那次交手，最后一仗动了粗棍，老憨一时火起，把人家领头的鼻子给打得血糊淋拉的，结果不得不背到园艺场门诊部去包扎……

过了那样几个夏天，老憨也就成为海边上一个出了名的坏人，不少家长都叮嘱自家孩子：不能走近、更不能招惹那个粗黑的家伙。

其实我们这些朋友都知道，老憨是个义气人，他的心眼一点都不坏。

大人们一般来说要比孩子们愚蠢许多，他们想出的计谋总是不顶事儿。比如他们故意分配给孩子一大堆活儿，想用这样的办法缠住他们的手脚，让他们无

法跑到远处去、不能拉帮结伙。

其实我们只要心里发痒，还是会撇开脚丫子跑走，谁也关不住。我们好比一群野羊，到时候就会咩咩叫着冲出来，一路上撒着欢。

我们几个当中，总有谁的家长要他采蘑菇割草，做一些老掉牙的烦心事。大家通常不管这么多，总是先跑到一起再说，先痛痛快快玩上一场，直到天快黑了才一齐动手帮忙，把那些烦人的任务草草完成。

每年夏天的玩法都有点不一样。如果有了强大的“对头”，那么每个人就会精神多了，那要一天到晚动心眼儿：研究计谋、加强武装。

我们曾经用竹条制作了一批弓箭、用细长结实的木杆做了长矛。这些武器的实用性非常一般，不过每个人手里只要有了一件家伙，胆子就大，而且看上去也像那么回事。今年夏天比较一般，好像一直没有战斗的迹象，所以大家也就提不起精神来。

破腚是掏鸟的能手，他因为干这个上瘾，频频爬树，不止一次把屁股划伤。他常对老憨报告一些鸟的

消息，什么橡树林里的花斑啄木鸟叼虫子进窝了——这说明小鸟孵出来了；哪里发现百灵窝了，他已经仔细做上标记了……

三狗对捉鱼入迷，这家伙掌握了五六种捕捉河鱼的秘方，而且大大方方地贡献给了老憨——老憨又将其中的三种私下里传给了我。

李文忠与护园工人是朋友，所以他总能将早熟的苹果带给大家。有一种叫“五月红”的苹果，一入初夏就长出了红色的花纹，咬一口甜得全身发抖。李文忠的口袋里总是少不了几个“五月红”。

我们这支队伍通常由老憨领头，发号施令。不过如今失去了“对头”，眼瞅着要过一个最没意思的夏天了，所以他就懒懒散散的，最终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。

有一天他在河湾那儿洗澡，玩了一次装死，把我们吓得不轻：他靠惊人的肺活量潜到水下，然后闭着眼浮上来——大家惊呼着，七手八脚把人弄上岸时，发现他的一双眼睛已经斜刺上去。三狗吓哭了。

还有一次老憨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一转身将破腚

的裤子扯下来——破腚越是叫唤，老憋越是按紧。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破烂不堪的屁股，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：上面只有三两道像样的疤痕，其余疤痕都是浅浅的，不太明显。

吓人的计划

老憨作为我们一伙的头领，个子粗大，力气如牛，火了能一口气骂出一长串吓人的粗话——骂人当然说不上好，不过人有时候被逼无奈，不骂还真的不行。

在海边什么气人的事儿都能遇到，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，老憨也就开骂了。他是这方面的能手。

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时，老憨常常装出说一不二的样子。这在战斗期间很有必要，但在平时也就不行了。他除了偶尔能听进我的一点意见，其余谁的话都不听。

去年夏天老憨算是够威风的：背着一支放不响的黑杆长枪，还在腰上别了一把韭菜刀子。

因为一旦遇到了“对头”，两边真的开始对垒，他就是司令。那时无论谁向他说什么，都要先喊一句：“报告司令！”

这些事儿现在想起来多少有点好笑。不过那时要打仗，一帮人在一起总得有个头儿，有个说话瓮声瓮气的人，这方面非老憨莫属。

可惜现在是和平时期，打打杀杀的机会少了，平心静气讲道理的时候多了——而讲道理是我的强项！还有，老憨在海边的一些做法越来越荒唐，比如装死和捉弄破腚这类事做多了，威信也就不如从前了。

有时候大家会静静地听我讲。因为我的心眼多，遇到事情比一般人沉着，所以更加靠得住。而老憨毛毛躁躁的，常常拿不定主意，最后不得不说一句：

“还是听听老果孩儿的吧，他的心眼多。”

他最早在我的名字前边加个“老”字，让所有人都模仿起来——有时老师走神了或高兴了，也那样叫起